



父母同住。

美国的趋势更为显著。美联储最新《家庭经济决策调查》显示，2025 年有 49% 的 30 岁以下成年人与父母同住，较 2019 年增加 12 个百分点。房地产网站 Realtor.com 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指出，2025 年全美 35 岁以下与父母同住的成年人达 2520 万人，创历史新高，相当于每三名年轻人中约有一人住在家中。

当“回家”从个别选择变成一种普遍现象，当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青年也开始大规模“返巢”，我们需要追问的不仅是“他们为什么回来”，更需要思考的一点是，我们对“成年”“独立”的定义，是不是该更新了？

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“年轻人回家是全球现象，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。房价、就业问题，让年轻人不再像前几代人那样顺理成章地独立生活”。在美国，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，年轻人靠打工和助学贷款就能在大城市立足；到了 2000 年以后，“成年初显期”这个概念被提出，人们发现年轻人独立越来越难；到 2010 年之后，这类问题越来越严重。

被拉长的成年：经济压力与家庭合谋

回家，正在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“最优解”。

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，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。以美国为例，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，年轻人凭借打工收入和助学贷款就能在大城市立足。但进入 21 世纪后，房价上涨、薪资停滞、学生贷款负担加重，使得这条独立之路越来越窄。正如刘汶蓉所说，2000 年之后“成年初显期”概念的提出，本身就标志着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——年轻人独立越来越难了。

在美国，25 岁的凯拉·卡拉汉分手后搬回弗吉尼亚州父母家。她说，迈阿密房租中位数已超 3200 美元，独自生活吃力，回家虽曾觉得丢脸，却能存下钱。在英国，

24 岁的娜塔莎·苏曼毕业后搬回贝德福德父母家，原计划只住几个月，近三年仍在为首付存钱。她表示，不交房租每月能存约 1000 英镑，但自由度和代际边界需要重新协商。

在欧洲，25 岁至 34 岁就业人员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24% 上升至 2022 年的 27%。南欧国家尤其明显：在意大利，超过七成的 18 岁至 34 岁年轻人仍与父母同住；在西班牙和希腊，这一比例同样居高不下。Eurostat 数据显示，20 岁至 29 岁年轻人中，希腊有 78%、西班牙有 77% 与父母同住。即便在以个人主义闻名的美国，49% 的 30 岁以下年轻人选择与父母同住，这已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宜之计。

2000 年，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·阿内特提出了“成年初显期”理论，将 18 岁至 25 岁界定为一个既不是青春期也不是完全成年的独特发展阶段。如今，这个“初显期”还在继续延展。30 岁甚至 35 岁，仍可能处于职业和人生的不确定阶段。

传统的时间表是线性的：离开家→独立居住→结婚生子→组建新家庭。但这条线正在被拉长、扭曲，甚至断裂。学历越来越长，30 岁前后仍处于职业起步阶段，“年龄成年”和“经济成年”严重不同步。

婚恋观念的变化进一步松动了“离家”的传统动力。在韩国，过去 20 年间男性初婚年龄从 29.3 岁推迟

韩国电影《跨代同居》中，独居老人与辍学打工的大学生同居在一个屋檐下，两人因生活习惯、价值观念产生剧烈冲突。

